

La vie est brève et
le désir sans fin

人生苦短 欲望长

[法] 帕特里克·拉佩尔 著 张俊丰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La vie est brève et le désir sans fin

人生苦短欲望长

[法] 帕特里克·拉佩尔 著 张俊丰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生苦短欲望长 / (法) 帕特里克·拉佩尔著; 张俊丰译. —2 版.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7-5411-4584-1

I. ①人… II. ①帕…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4072 号

La vie est brève et le désir sans fin

by Patrick Lapeyre

La vie est brève et le désir sans fin© Editions POL,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28-2011-85 号

RENSHENGKUDUANYUWANGCHANG

人生苦短欲望长

[法] 帕特里克·拉佩尔 著 张俊丰 译

责任编辑 奉学勤
封面设计 叶 茂
版式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韩 华
责任印制 唐 茵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mm × 203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二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584-1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烈日炎炎，没有一丝风。一辆白色汽车从公路上下来，缓缓驶进一条空旷的小道。小道两边的灌木组成了绿化带。由于疏于管理与修剪，灌木丛里荒草丛生。

汽车内的男人一头短直发，斜倚在车窗上，似乎睁着眼睡着了。他的皮肤很粗糙，两眼也黯淡无神，但是睫毛却像孩子般显得又细又长。他叫布莱里奥，今年四十一岁。这天是耶稣升天节，他却系着一条黑色皮领带，穿着一双红色匡威鞋。

公路上不时有汽车经过，似乎由于太热的缘故，过往的汽车也都显得懒洋洋的，蜿蜒地向前行驶着。布莱里奥对路上的汽车不感兴趣，只是默默地欣赏着风景：牧场，牲畜……牲畜也都由于太热而到处寻找阴凉。一旦它们找到了阴凉，就会跟座椅上的布莱里奥一样，躲在那里一动不动。而停车后的布莱里奥似乎在数牲畜的数量一样，目不转睛，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他轻轻从汽车上下来，眼睛却还是盯着那些牧场和牲畜。转了转僵直的腰后，他交叉着双腿坐到了汽车引擎盖上。放在汽车座椅上的手机不知什么时候响了起来，但是他懒得动

弹，好像根本不关他的事似的。

布莱里奥早就练成了这种既在场、又能置身于外的本事。以前他在观察邻居家的百叶窗时，时不时地可以听到钢琴声。那时候，他就尝试着对音乐不做任何反应。

后来他发现，无论什么声音他都可以做到“听”若罔闻，只要用眼睛盯着不远处的一个目标，同时屏住呼吸——就像潜水员在水下闭气那样。

现在他就是完全这么做的。直到感觉肺部憋得快要爆炸时，才不得不吐了一口气。

他突然感觉轻飘飘的，似乎失去了重量，似乎还能感觉到血液重新回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

点燃了一支烟后，直到此刻，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两天没有吃任何东西了。

为了找一家像样的餐馆，接下来他开车走了三十多公里。最终还是厌烦了，放弃了寻找，随便停在了一个看起来不怎么样的餐馆前。餐馆位于一栋平房里，平房外面是木制的露台，还有五六棵沾满灰尘的棕榈树。

餐馆里面闷热潮湿，空气似乎都凝固了，尽管开着窗户，柜台上还开着一台蓝色的大风扇。

这个时间段的餐馆已经没有什么顾客，只有三个西班牙人和一对夫妻。西班牙人一看就知道是经过长途跋涉后的货车司机，而那对夫妻看起来也已经筋疲力尽，不想再开口说话。女侍者在餐厅后面不知忙碌着什么，风扇搅起的空气从下往上吹着她的金发。

这是初夏普通的一天。这天布莱里奥既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也不等任何人。他一边吃着盘子里的冷盘，一边盘算着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塞文山。就在这时，手机铃声再次响了起来，就像“命运小号”一样，重新回荡在这个空虚的下午。

“路易，是我，”手机里传来娜拉那虚弱、低哑的嗓音——他是那么熟悉她的声音，即使在千万种嗓音中都可以轻易地辨别出来，“我这会儿正在亚眠的英国朋友家里。不出意外的话，过几天就能到巴黎。”

“到巴黎？”他急忙站起来向卫生间走去，以躲开旁边那几双不知趣的耳朵。

显然，她是在火车站对面的一家咖啡馆里给他打的电话。

“你呢，”她问道，“你在哪儿？”

“我在哪儿？”他重复着这句话，因为他习惯慢慢地想事情——慢到他总是最后一个理解自己身边所发生的一切。

“我正要去看我父母。这会儿在罗德海岬的某个地方。”他开始回答，但是嘴唇只是对着空气开合——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信号断了。

他试着又拨了几次，然而每次结果都是同样的机械的声音：“听到提示音后，请留言。”

这时，卫生间的灯自动熄了。布莱里奥僵直地站在黑暗中，手里依然握着手机，既没有寻找开关，也不想去开门。也许他需要把自己关在黑暗中才能揣摩清楚刚刚发生的事情。

因为这个电话，他已经等了两年。

回到餐桌上后，他感觉自己的双手有点发抖，肩膀也不时

地仿佛要抽搐一下，就像有点发烧一般。

“也许，有的女孩之所以消失，就是为了体会回来时的快乐吧。”他一边找自己的餐巾，一边想。

为了使自己冷静下来，他又点了一杯葡萄酒，并坚持吃完已经变凉的主菜，还尽量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已经习惯了伪装自己的心情。

西班牙司机们开始打牌，而那对夫妇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布莱里奥吃完后，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四肢尽量舒展开。除了有点颤抖的手指，谁都不会看出来接过电话后他的内心有多么激动。

布莱里奥眯起眼睛看着窗外。此时他的激动还伴随着两种矛盾的感觉：欣喜与害怕。他自己不停地思考、比较这两种感觉。也许第一种感觉只不过是过滤镜，是诱饵——过滤掉、诱使他忘记第二种感觉——害怕。那是一种隐隐约约的害怕，就像是预感，预感到将来可能要承受的痛苦。

但是他越是考虑到那种不可名状的害怕，就越是不可抑制的更感到欣喜。欣喜让他激动，把他从忧虑的边缘拉回来。一想到就要在巴黎再见到她了，那种迫切感就可以让他忘掉一切。

吃完饭上车之前，他再次试着给她打电话，但是依然没有打通，依然是那句令人讨厌的英语提示语。他太犹豫不决了，不知道该不该在见她之前再通一次电话。正是这种犹豫不决让他在挂断电话后，稍微安抚了他的失望之情。

布莱里奥不想改变自己的行程安排，于是马上又给父母通

了电话，告诉他们自己将在傍晚时分到达他们那里。出于小心谨慎，他又拨了妻子的号码，但是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想顺便确定一下妻子对任何事情还不知情。

“喂……”他的妻子接了电话。就在此时，他突然感到腿一阵发软。于是，他又把电话挂了。

也许是热的吧。他这样想。这时，他看到那对关系糟糕的夫妇开着一辆红色小跑车从身边经过。两个人的身影让他想起那对大明星——杰克·帕兰斯和碧姬·芭铎。

之后的几分钟他蜷缩在车里，感到一阵阵轻微的恶心。于是就静静地看着车窗外。路上一辆辆卡车经过，路边是高大的悬铃木。他开始回忆跟娜拉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是在两年前。然而此刻，见面时的细节已经被他完全忘记了。

思绪很乱，似乎他正在折磨自己的记忆力，想压榨出一些往昔的信息。然而，那些声音，那些画面都已随风而逝，再无踪影。也许是大脑将那一幕已经屏蔽，也许是潜意识中希望最后一次的见面再来一次。

之后，他不再想她，只是心无旁骛地开车。汽车穿过空旷的山谷时，高空中的云彩似乎伴随着他向前飘。

太热了，他关了所有的车窗，开起空调。冷风轻轻地吹着，仿佛是混合了麻醉药一般，让他似乎能够忘掉现实，忘掉最近发生的种种事情。然而，事与愿违。刚刚发生的一切，娜拉的电话，她的归来，中断的通话……都使他的生活将要发生很多变数。然而，也许在潜意识里，他应该能够料想得到这些事迟早会发生。

也许一些事情当我们期盼了太久之后，真正发生时反而会茫然无措。对他来说，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是那么漫长，以至于今天他如同丧失了意识一般，觉得一切都如同梦幻。

车一直开到米罗市郊外，布莱里奥方才如梦初醒，认出来了自己所熟悉的高架桥，总是拥堵的高速路，郊区陈旧的房子，还有远处让孩子们总是垂涎欲滴的汉堡包广告……

在见到第一个朝右的路口后，他就下了高速。这时他眼前是一片明显的城郊景象：一家妇产科医院，一片廉租金高楼，两个还关着门的商业区，还有一片墓地。顺路经过的这些场景刚好组成一条人生的发展轨道——也许是巧合吧。之后他上了一个长坡。这个长坡通向几个长着灌木丛的小山丘。

这时，路上只剩下他一个人。然而他开得很小心，就像他在负责侦察一个陌生的地方一样。在目光所及范围的最远处，他看到了几处多石的平地，但是旁边却是陡坡、悬崖和峭壁。这些平台的下面人们往往可以猜得到是树木掩映的河流。于是他开始遐想。在这么高的地方，也许没有人能看得到他，同样，他也看不到任何人。因为，离这里几公里内都看不到任何路标，更遑论居住区。

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完全消失，没有人看得到，也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更名改姓，在一个偏僻的山谷中重新生活，娶一个牧羊女……（偶尔，布莱里奥也喜欢吓吓自己。）

他将车停放在一处平地上的阴凉中，然后在仪表盘下的小杂物箱中找到了防晒霜，并在小臂和脸上抹了很多。这时，他被扑面而来的树枝和鲜草被剪时的混合气味吸引住了，不由得

用鼻子深深吸了几口气。之后，他下车做了几个打篮球的动作，以便放松肌肉好重新开车。

他突然感觉自己又年轻了。

两年来，他一直沉浸在忧伤中，以至于感觉到自己正在慢慢地变老。如同被一条看不到的线在牵引着，他活得机械而无趣：从来不抬头，不担心任何人，只忙于自己的一些琐事，陷于无尽的忧伤。似乎他已经放弃了其他的一切，只在慢慢地等死。

就在他的心快要死去的时候，她突然又给他打了电话。

还沉浸在这个电话所引起的美妙效果中的布莱里奥一边漫不经心地听着马斯奈^①的音乐，一边愉悦地开着车。那种愉悦既若有若无，又无可名状。在塞文山区的这些狭窄的山间公路上，高大的栗树投下片片阴凉，让人感觉驾车是那么的舒适而自然。他就这样一直开着车，直到发现一个小镇凸现在眼前。这个小镇在地图上根本就没有标出来，但是他突然决定临时停车休息一下，顺便买几包香烟。

小镇面积并不大，建筑物大都由红色的石头砌成。小镇上只有两条平行的小路——都通向一个小广场。广场旁边是镇政府，还有一家咖啡烟草店——同时也是小酒吧。布莱里奥在里面买了一条香烟。为了庆祝自己又找到青春的感觉，他又要了一杯扎啤，倚在柜台上喝起来。一边喝，一边暗暗听着坐在露

^①即 Jules Massenet (1842—1912)，法国作曲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其音乐极其具有个性，甜美与伤感并存。——译者注（后文注解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台上的当地人聊天。他们讨论着农业补贴和农业政策，但是很明显，是出于无聊，而不是为了争论出什么结果。鸭舌帽下的他们，就如一个个会嘀咕的蘑菇，在等待着黎明。

喝完啤酒，出门刚到路上，他又开始觉得自己浑身无力——天太热了。于是他只好靠着镇政府，再享受会儿阴凉。微风吹来，他感觉自己的双腿轻松了不少。

之后他穿过了广场，硬着头皮走进车里。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因为他要急着见父母，而是因为：自从接了娜拉的电话后，他的体内有一种无声的东西总在催促他，让他不耐烦，让他忧虑，让他只想向前走，不愿停留在原地。

进了车，他折起自己瘦削得像竹竿似的身体，坐在驾驶座上，戴上墨镜，调整好耳机——年轻的感觉真好！音乐就是生命！开车！他猛踩一下油门，向前方冲去。

伦敦和巴黎有一个小时的时差，现在伦敦是下午四点半。布莱里奥在路上开车的同一天，五月。当墨菲·布隆代尔打开房间的门，将行李放下后，不过两三分钟，就已经感到了一种让人心寒的冰冷——娜拉已经不在这里了。

环顾四周，一切都变得那么冷冷清清，毫无生气。朝天井的窗户还开着，三天来的冷清已经积聚在这套房子里。每一个角落都显得那么死气沉沉，每一个房间都安静得令人不安。从来没有一个时刻像现在这样，他感觉到这套房子是这么宽阔，这么荒凉……

时间仿佛凝固了，仿佛人生中的这一时刻，这个特殊的下午，已经全部浓缩成一个解不开的团，不再有任何后续的事情。

为了打破这种如同中了魔法般的寂静与冷清，墨菲开始四下寻找——其实也不知道该寻找什么。从客厅到书房，然后从书房又到他们的卧室：挂衣服的壁橱已经空空如也，抽屉跟被盗了似的被翻得乱糟糟的，而那张本来是放他们的相框的小圆桌——如今上面却积满了灰尘，还放着一串钥匙。

一切已成定局。

无论是谁处在他现在的位置，都会明白眼前一切都意味着什么。但是他偏偏就是不明白。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无法相信。他照照镜子，想看看自己究竟是否相信这是事实。不，他的眼睛告诉他，他还是不信。

之所以不能相信，是有原因的。墨菲·布隆代尔是一个意志坚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年轻人，标准的美国人。一方面严肃认真，另一方面又精力旺盛，生活中的他跟工作中的他一模一样。每天他都会遇到资金流的混乱无序，金融市场的千变万化，市场交易的昨是今非，还有资本的无端挥发……这些现实问题都难不倒他。可以这么说，没有任何迹象表示有朝一日他会成为那个浪漫爱情剧中饰演悲剧角色的男主人公。

命运安排给他的这个角色，如同电影中用错了演员一样。他更希望扮演的是毫不知情的群众演员。

墨菲朝窗外的大街上看去，试图为了相信所有事情已经发生。但是手中依然还拿着娜拉的那串钥匙。

他希望能够看到几个行人，或者是从学校里出来的孩子，这样可以转移注意力，使他内心安静一些，好摆脱这种噩梦般的感觉。但是在这个一点就能着火的利物浦路上，找个人跟在蒙古大戈壁里一样困难。

刺眼的阳光射在人行道上，热得不同寻常，热得让人害怕。

于是他又从口袋里掏出手机，不停地拨打娜拉的号码，十几次都有了。她一直都不接电话，最后他只好给她在格林尼治的姐姐多洛黛打了个电话——依旧没有人接。她离开伦敦应该

有一阵子了——他边想，边甩一甩手指，似乎手机热得都要化了。

为了减轻自己的忧虑，更客观地看待现在的处境，他决定再次将房间里的东西搜查一遍。这次按照跟之前相反的方向。先看卧室，然后是浴室，然后是书房。

这次终于找到了几样东西：一只遗忘在壁橱里的鞋，一根皮带，一条浅紫色的围巾，一本简装的萨默塞特·毛姆小说集，一本精装的弥尔顿作品集，还有一本契诃夫小说集，另外就是几本时尚杂志——他将它们一并收在了书架上。

做完这一切之后，他的心中只剩下了遗憾与怀念。这些珍贵的纪念品，他会收在玻璃橱柜里，贴上标签永远收藏。

他无法面对这令人伤感的画面，只好退回客厅。这时候他突然看到空中一个手印——客厅中朝走廊的玻璃窗上有他自己的一个手印。手印如此清晰，如此鲜明，所以他觉得肯定是娜拉擦玻璃时故意留下的——也许这就是要走的记号。

想到这些，他的腿不自觉地颤抖起来，身体也不由自主地开始转圈，双臂像滑冰失控的人那样伴随着身体的转动而分开。这一系列下意识的动作，都像是失去了大脑的控制。

如果不是及时抓住了一把椅子的话，他肯定会直挺挺地摔倒在地板上。

在椅子上坐稳之后，墨菲·布隆代尔感到好长一阵时间的虚脱，双腿变得僵直，拇指只是痉挛地一直按着手机键盘，两眼空洞地看着前方。他是如此的无力，以至于全身上下好像不存在了一样，变得轻飘飘的。

那时，布莱里奥还不认识娜拉，彼此走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

九月的一个下午，布莱里奥正陪着妻子在博耐·斯密斯夫妇家做客。这对夫妇热情好客，简直是小“维度林”^①。他们在厄尔省边界有一处带花园树林的庄园。此时众多宾客就在庄园中聚会。不过彼此已经分散开，三五成群的在花园中乘凉。

布莱里奥除了妻子，跟任何人大都不大说话，只是站在台阶下习惯性地走神。就在这时，妻子萨碧尼突然喊他的名字——他们夫妇关系紧张了有一段时间了。她告诉他，他们的朋友索菲和贝特朗夫妇邀请他一起去附近走走。他先是答应了，但是转念一想，又有点后悔。首先，他很热；其次，他只想在房子里面静一静。

此时距离他遇到娜拉还有三十分钟。

^①即 Verdurin，普鲁斯特著名的小说《追忆逝水年华》中的人物，贵族，以爱招待客人而著称。

不过，他对娜拉还一无所知。然而，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他需要一段故事。所有的男人在某一个既定的时刻，也许都需要一个故事，以此来证明他们曾经遇到过美丽、难忘的事物，哪怕一生只有一次。

这种感觉，布莱里奥以前曾经有过——当他与萨碧尼结婚的时候。然而此后没有过多久，就失去了。但是这种感觉的失去也并不能阻止他一再重复——已经逐渐成为心理暗示了——他娶了一个最聪明最多情的女人，甚至可以说是最能让他幸福的女人。如果再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第二次选她。

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夫妻感情从来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热烈，他们之间的关系除了夫妻的名分、时断时续的温柔外，已经变得难于理解。

不过，周围的人却一点都不知道内情。

只是布莱里奥更喜欢那种说得清、道得明的感觉。然而他们之间现在的关系却没有任何符合逻辑的解释，扑朔迷离得像神话故事一样。

萨碧尼跟朋友一起走了。他又折回房间里，想找一杯香槟喝。在餐台旁他又看到那个叫让·雅克的家伙跟着来了——今天已经在相同的地点三次碰到他。尽管出于好意他还是跟对方交谈了几句，但是他始终还是不清楚对方到底是“语言符号学家”还是“社会学家”。也许是因为对方的那身白色西服，还有那双带扣饰的高帮皮鞋更像一个意大利歌唱家吧。此外，这个人不停地把西服的领子竖起来，一次又一次；手也一而再地

抚弄自己的头发——连上厕所的时候都这样！

由于两个人都没有什么话要说，于是不约而同地将手中的香槟一饮而尽，然后都往别处转身，想找个能说上话的人——谁能顺利地摆脱对方谁就算赢了。结果是——布莱里奥被晾在了那里。

他还有十一分钟。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个陌生的女人已经在门后，当她进门的时候，布莱里奥将会回头，将会毫无预料地突然感觉到一种雪崩般的感觉。但是现在没有任何女人进来，他依然站在餐台边，香槟还依然拿在手中，因为他被两个大学老师“夹住”了。他们正在津津有味地诋毁一个同事，还有几个极左派人士——围绕一些投资事宜。大学教师继公务员之后，也开始购买股票了。两个人就像在比赛谁更卑鄙一样。

正当布莱里奥在想是什么能让他忍受如此无聊的谈话时，他的目光被右边一对引人注目的年轻人吸引住了。他们给了他点信心——跟他们说话也许不那么无聊。

男孩身材显得高大一些，但是身上带有一种懒散和厌烦的感觉。为了显示自己的品位，他正在翻阅一本放在家具上的艺术杂志。而被他挡住一半的那个女孩看起来是那么纤弱和纯真，以至于在她的对比下，男孩显得几乎像个巨人。

布莱里奥的好奇心在慢慢增加。他注意到女孩时不时地踮起脚尖站起来，凑到男孩的耳边说几句话。这时男孩就会以一种很滑稽的动作将头转向她，用他那双棕色的眼睛看着女孩，看着那双同样是棕色的眼睛。